**云集雁门寄深情**

--参加偃公堂五周年庆典记事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酷热难当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为防暑而忙得不可开交。

可我们幸氏今年却不同寻常，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到“偃公堂落成五周年暨中华幸氏祭祖典礼”的活动上了。7月初我从武汉来到山东龙口后，第一要务便是安装宽带网，因为，在这个偏僻地方，上网是我获取宗亲信息的主要途径。果然，茂林在邮件里告诉我活动时间定在8月1日至3日这三天。梅桂也在邮件里告知，她将率领24位马来西亚宗亲回中国参加庆典活动。这是令我感到震惊的消息！因为这里面多数是年高资深的长者，我不但熟悉他们的名字和业绩，而且和其中的几位通信多年，结下了深厚情谊。兰州的育忠也同样如此，他本来面临着老伴在医院打点滴、胞弟重病住院以及自己不久前摔伤过的窘境，当他得知马来西亚这么多挚友宗亲远涉重洋前来祭祖的时候，心里无法平静了，他要克服种种障碍前去相聚。展政、辉烈二位先生以及我自己也都劝慰他不好轻易离家半步，但两周后突然收到他的信息，他已购31日车票，照顾老伴的亲属已从华亭来到兰州，他还告知：弟弟康复出院回到华亭后，病复发而不幸离世 。这几条消息可不平常！我呆呆地坐在电脑旁，思绪万千：三千多年来，许许多多先祖都是这样执着地把敬祖、亲情摆在首位，他们的事例我能一一细数出来，而今天的育忠正是如此。我把这位年近八十的长者与历来传统串在一起，一句词语突然在心中涌现：“一脉相承”呵！

一天，梅福大姐来了电话，她说即日回台湾住些时，然后由女儿陪同前往雁门关。她问几号到达较合适，我顺口回答说宜早不宜迟，因为我们老人需要充分地交谈，尽情地畅叙。不料她们母女俩早早于27日飞到了太原，女儿李珊在网上预订了最好的宾馆，说要让八十多岁的母亲住得舒适。但老人在这生疏的大城市如何度过这许多天？我真为她们着急。在代县见面后更得知，李珊此次提前办了退休，以便全心全意陪妈妈赴雁门关。我望着这母女俩，打量着这位“孝为先”的李珊，对传统的威力似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我是31日早上出发的。天还没亮，在南山居住的幸义波便急匆匆开车来东海，将我接到龙口车站，我坐上了开往济南的第一班车。中午，和胜标宗亲及夫人金老师在车站会面了，我们兴高彩烈、满怀喜悦地朝西进发，向雁门关方向急驰而去。路程相当远，在河北馆陶县住宿一晚，次日中午才抵达目的地。下榻的凯利豪酒店大厅里，聚集着大量宗亲，平先、茂林、小贵等几位熟人都在，有的是首次见面，但都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也许，大家都把这里当作故乡，在故乡会见“家人”当然开心，尽管这故乡是属于三千年前的。分配我住五楼，居然与梅福大姐相邻，见面时都禁不住激动与喜悦，离别五年，彼此都有了变化，但心态依旧。她送来了巧克力和糖果，是飞越海峡带来的礼物，诚为可贵。不久，兰州的育忠宗亲也到了，我们俩住同一房间，来自湖南武冈市的青年幸荣福进来聊天，还带来了家乡的豆腐干特产，育忠兄也回赠了著的书以及书法作品，彼此相谈甚欢。20多年前，我曾经收到过他们同乡青年幸华彬的信，因为华彬在大学图书馆杂志上发现了我的文章，便写信来联络，所以我知道武冈幸氏的一些情况。

胜标和中原来到了我们宾馆，他们成了众人争抢合影的对象。这俩位都继承了偃公尚武的传统，率领部队履行过保卫国防的重要职责，所以和他们合影可以分享到一份荣耀。之后他们召集会议研究了工作安排和分工,中原的夫人时健也在周边，她喜欢保持一段距离，但又随时可以帮上忙。接着，我见到了来自赣州信丰县的幸世军一群乡亲，其实也是南康幸屋村人，因祖辈迁去信丰从事木工、建筑方面的工作，便在那里定居下来。闻名全国的赣南脐橙想必人人都吃过，就是他们那里出产的。有几位带来了老婆孩子，我们在一起合影留念，其乐融融。来自湖北大学的幸海华教授也到了，由女婿陪同，这位女婿有摄影特长，所以整个庆典期间都可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海华老家是兴宁，虽近八十岁了，学校依然不放过他，还在主持教授协会的繁重工作，要不是我动员他来见见“幸家的世面”，兴许还在学校埋头苦干哩。幸屋村垂尧、垂均刚退休，他们组织亲属13人开4辆车不辞辛苦抵达了这里，在老家时我们相隔不远，但彼此不相识，此次在千里之外相会，感觉十分亲切。垂尧曾是钨矿党委书记，我动员他在联谊会担点责任做点事，他说以后半住北京、半住老家，恐有误事，于是推荐了青年宏光。宏光是个有能量的人，衷心期望他和幸华柱等人带领南康这一庞大队伍继续为全体幸氏出大力。

代县这家最大宾馆没有中晚餐供应，大家只好步行千米去用餐。我们这桌有来自万州的宗亲，他们来了20余人聚会，我获悉万州有八千多幸氏后甚为震惊，而且，他们正在编写族谱，组织有序，资金不成问题。在筹备资金时，主持人（企业家）曾说：“大家随意捐吧，其余我全包了。”谁知，这一捐，款已够数了，他还没有出手呢！听完这个动人故事，我大开眼界，谁还敢小瞧万州（包括迁往湖北利川）的幸家！

晚餐后回到宾馆，只见梅桂出现在大厅，育忠和我都大喜，决定马上乘车去云田宾馆看望马来西亚的宗亲。多少年来都只是通过书信或电子邮件互相交流，这次可要真正会面了。与钦生、展政等宗亲互相热烈拥抱的时刻，都激动不已。相互间已不是一般意义的亲情联络，而是志同道合的知心挚友。因为，我们打心底佩服那一批批从广东飘洋过海创业的幸家男儿，他们从零起步，历千辛万苦才站稳脚跟、兴家立业，至今天已发展到数百人，这些后人心系祖国，怀念家族，不但在那里建了幸氏会所，而且每年定期聚会，出版刊物，亲密联络，关爱有加，并与幸氏家族保持紧密往来。24人相约赴雁门关，多么了不起的举动！分手时，展政和梅桂都赠予礼品，依依送我们上车。

回到宾馆，高安的幸小军正在那里分发纪念品—黄色T恤衫和红白相间的帽子，上面印有“纪念偃公堂创立5年庆典，幸氏宗亲联谊会”字样，两排字中间还有个大的“幸”字，突出了这是幸家的聚会。许多青年当场换上了这件新衣，显得神气十足。一些小孩也穿上了，拖长到膝盖处，像时髦连衣裙似的，新颖而张扬。

2号上午，兵分两路：部分人留下开会，其余上雁门关参观。 胜标、中原二位主持小型会讨论领导机构换届事宜。由于军内有规定，限制了上述二位的任职，还有我们几位年岁已高，不再适合连任，所以换了年青人来挑重担。组织结构上作了调整：胜标为荣誉会长；设置顾问委员会，中原任主任；名誉会长、秘书长都维持不变；设五位常务副会长，增加副会长名额，以利扩大面，等等。这种方案得到大家赞同，所以在下午的全体会议上获一致通过。上午还认真讨论了编写“总谱”问题，由于这是工作量大、难度大的工程，需要新班子重新定夺。直至14点，大家才去用餐。

上雁门关的宗亲们参观了先祖纪念地及周边古迹。他们头顶烈日，下山时马来西亚的幸淼森老人坚持不住，正在为难之时，来自邵阳的幸时善、幸宗清二位背着老人顺利下了山，被传为佳话。上午两项安排均被迟延，整体计划不得不调整，取消了原定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本经过精心准备，足足有一个月吧。因为原本想法是摆出实际成果来祭奠先祖，什么成果呢？当然是励志、奋斗、创业、成才等方面的业绩。我联络了一些老辈的精英，例如梅福、育忠、幸勇、展政；中青年的先锋，例如梅桂、继承；还有企业界的成功创业人士。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发言准备。未能赴山西的，例如幸勇、幸继承，他们寄来了书面发言稿。当然，还安排了即兴发言人，谈一家亲、宗族梦的感想。胜标说，有关发言稿就交给第六期“幸氏通讯”刊登吧,这样可以弥补。

下午四点，召开了全体会议，由中原主持，各项议程完成得非常顺利。实际上，这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结果，例如树德的工作报告，胜标曾花很大精力修改；新班子组成方案同样经过胜标等人的精心设计及广泛征集意见，所以得到代表们的认同和赞许；小军汇报了财务状况，并期望宗亲们继续给予支持，现场立即形成捐款热潮，后来得知超过了10万元。最后，胜标发表了总结性演说。

宗亲捐款的热情在此略举几例。必泽老先生在聚会之前带头捐2万元，其他一些宗亲立马跟进，累计已有4万多元。树德老师几月前曾不幸出了一次车祸， 赔付超过20万元，所有积蓄都搭了进去，胜标见此情景，对这位侄儿说：“你捐2000元吧，此款由我代付。” 梅福大姐捐了5000 元，女儿李珊知悉后嫌母亲捐少了，我安慰她：“不算少，你们俩的旅差费就得上万元哩。”类似的感人故事 还有很多。

晚上，中原主持召开了新领导班子及相关人员联席会议。胜标此时健康不佳，大家都没注意到他这些天一直内烧，没发现他是在硬支撑着。中原也是优秀的指挥者，很富有实际经验，所以会议开得有声有色，体现出团结一心、努力奋斗的意志。新班子面临着完成总族谱编撰的艰巨任务，这场攻坚战需要动员全族的力量。

3日是在偃公堂举行隆重庆典及祭祖的日子。一大早宾馆门前便空前热闹起来，个个穿着金黄色的纪念衫，戴着统一的帽子，给这座往日安静的小城平添了节日气氛。小孩们在欢快地嘻戏着，一群群宗亲都在亲切交谈，喜形于色。4辆大巴和32辆小车到齐了，载着300多位幸氏驰向雁门关。这是往景区北门的道，需爬越许多山峰，道路曲折迂回，让我感受到了20多年前访雁门关的类似情景，引发一系列联想，格外喜悦。当我再次见到“镇边祠”、“偃公堂”等熟悉的匾额时，心潮澎湃，难以自制。门前的一对石狮依旧安然屹立，我亲切地站到它身边，一如五年前那样由梅桂拍下了合照。进入到偃公堂大院里，已是人山人海。突然，一位青年走来高声喊着：“叔，我是成都的，我是代华呀！”我无比兴奋：“哎呀，是代华，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向站在旁边的育忠介绍：“这是代华，第二期《幸氏通讯》里有他的文章呀。”于是大家在一起合影，非常难得。后来才知道，川渝湘地区来了一大堆名字很熟悉的宗亲，例如可维、帮勇、亨雄、幼平等等，这都是我早想见面的，只是现场热闹一片，互相间都忽略了这次交谈机会，惋惜之至！

中原宣布庆祝会开始，胜标首先致辞。面对如此盛大场景，他显得兴奋、喜悦，话语里充满豪迈与信心。杨家将后代在我们邻近处建立了宏大的纪念性建筑，所以胜标荣誉会长勉励我族同仁继续努力，创造佳绩，将来为偃公铜像披上名贵黑金。他话中有话，大家都以热烈掌声表示响应。钦生、杰仁、宏光代表三地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接着由文石主持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全体人员顺序进入大厅，向先祖致敬。之后大家分地分批照相留念。短短数小时所表达出的激奋和真情，相信所有到场的宗亲都永志难忘。

此时的气温在急剧下降，几乎每一位穿的都是纪念汗衫，对气候突变毫无准备，都在强行支撑着。幸亏中原夫人吴时健买了许多雨衣，我也被分发了一件，缓解了部分寒冷。山风强劲，下雨在即，租用的大巴却迟迟未返回，我们只好在寒冷中等待，这种变化无常的气候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偃公戍守雁门关的情景，先祖们经历的艰难困苦一定大百倍呵！

我们来到了聚餐大厅。三千多年前，偃公一家在此同锅吃饭（青铜器时代，铁锅尚无），后来人口发展了，锅小了，不得不分散各地，乃至全世界，今天，他的300多子孙又聚集这里，再吃同一锅饭，象征意义何等美妙！可惜，饭后大家要分别了，好不容易云集这里，现在却要再见，都有一种失落感。这是不平凡、永铭记的三天！

祭祖的意义在于弘扬祖德，发扬光大。我们的优秀传统有哪些？我们每一位，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学历高低，都该如何去奉献社会呢？相信通过本次活动，会激发更多青年去思索，去付诸行动。这让我想到了在武汉的幸继承、幸玉芳二位青年。继承在商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后，按照现代经营理念将公司交给外界能人管理，自己一心一意去大学任教，并读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目前又在全力以赴准备去美深造，主攻供应链方面的管理学问。玉芳在南康幸屋村度过了极端贫困的童年，但她依靠坚定的信念，目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后，攻读“伦理学”学科。此次暑假，仅回家一周又回到武大擂功，其顽强之意志远超出一个20几岁同龄女孩的承受力。或许他们仅是当代幸氏青年的缩影，如果这样的有为青年遍布全国，那是怎样的局面呀！

4日早上，胜标夫妇和我等人告别了中原夫妇回山东。沿途山峦重叠，下午五点才到达济南，不胜辛苦。胜标宗亲依然在病中，我摸他的手，显然在发烧，感觉是37度多，实际测量是38度，他的意志力掩盖了真正的病情。他安排了车送我去潍坊，又通知了幸义波专程接我，而他自己则于当晚住进了医院。他的坚强毅力尽人皆知，此次连续发烧5天却默不作声，更令我们肃然起敬。

往返路上，与金学娟老师同车生活过几天，我们都受到了她的精心招待。胜标说过，有三大女性对自己产生过深刻影响，金是其中之一，可见这是一位卓而不凡的女士。当然，这次在雁门关还见到了其他许多幸家女或女眷属，都属“优秀”之列，让我们日后不忘宣传她们吧。

义波提早2小时来到潍坊接我。天已黑，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说这几天总在网上关注着雁门关的消息，已看到一些照片。我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庆祝的盛况，他兴奋地倾听着，不知不觉将车子错误开向了青岛方向。没有回头路，只好寻找出口，重新进入高速，我们俩人都呵呵大笑起来。晚上10点才到我家，义波还得往回走半小时，我送他出来，望着这位小宗亲，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

幸垂炘

2015年8月， 龙口。